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海風過島

諸字擦

初到青島，落腳處是靈山島。少年時讀「海上仙山」的傳說，只當是縹緲虛言，如今日推窗，海天蒼茫就在眼前。初入職場，被派來這海島實習，每日與濤聲為伴，心中那點對遠方的念想，竟被鹹腥的海風實實在在地填滿了。

靈山島靜臥於膠州灣口，黃海浩蕩，在此處也顯出幾分溫馴。島上漁村依著山勢層疊錯落，玄武岩砌的院牆上扣著海草屋頂，遠看像伏著群灰脊背的鯨魚。

漁港裡泊著些小船，隨著潮水輕輕搖晃。老漁民常說海是活物，有脾氣。這話我起初不解，直到有日隨船出海，船行至深海，風浪驟起，小船便成了倔強的葉子。船老大緊握舵輪，黝黑臉上刻著風霜，只沉穩道：「莫慌，風浪裡討生活，靠的就是個『穩』字。」那一刻，浪頭砸在船舷上的巨響，竟也成了心跳的鼓點。

島西有夯土壘成的古烽火台遺址，石基風化嚴重，巖縫裡鑽出幾叢耐鹽鹹的蒿草。地方志記載，此處曾是齊人瞭望海寇的哨所。當遊艇劃開碧波的白痕與遠處貨輪煙柱交織時，倒似今古兩道烽煙在海上打了個照面。

在漁港舊檔案裡見過泛黃的《靈山島志》，載有清嘉慶年間義士李毓昌的故事。這位即墨籍監察御史奉旨查賑，因揭露貪官吞沒災銀被毒殺，島上漁民聞訊扎素幡遙祭。如今碼頭石階旁立著他的記事碑，字跡被海風磨得淺了。老人們總在教孩子認字時指點著說：「瞧見沒？清官名兒刻進石頭裡，歪心腸

的早叫浪捲走了！」

島民最念的倒是本地人高弘圖。這位明末兵部尚書在靈山島隱居抗清，最後絕食殉國。漁村祠堂存著他手書的木刻楹聯：「海氣浸衣冠，猶存漢家月色；潮聲咽絃管，不奏胡地風沙」。如今小學生排練話劇，總爭著披麻布扮這白髮老臣，朝著北方 mainland 把竹劍狠狠插進沙裡。

青島的老輩人說，沈從文當年在嶗山北九水見漁民用桐油補船，寫進《邊城》裡翠翠祖父的方頭渡船。這島上也興此術，補船的老師傅拿油灰抹縫時總念叨：「沈先生要活著，該給咱這老手藝編支山歌哩！」

傍晚收工，常去相熟的小店。老闆是本地人，灶上支一口大鍋，清湯翻滾，剛離水的魚蝦貝類往裡一氹，便成就了至味。有次店裡人少，老闆端了碗土燒酒過來：「小伙子，俺們島上管這個叫『海貓尿』，喝一口扎透寒氣！」他指著窗外漁燈漸次亮起的海面，「看見沒？那亮光底下，都是養家的船。海養人，也考人呐。」鍋裡熱氣氤氳，模糊了窗外的海，也模糊了異鄉人初來乍到的生疏。

漁燈亮起時，我獨自坐在礁石上。白日裡喧囂的海，此刻只餘下舒緩的呼吸。遠處航船的燈火，微小卻固執地亮在深藍的絨布上。

起錨的機輪聲驚飛了晨鷗。離島那日，我在記事簿夾了片砣磯島石硯的殘角。據說即墨老學究都用此石磨墨，寫奏章參過貪官。

當渡輪犁開翡翠色的海水時，忽然懂了：海那邊的琅琊台上，秦皇刻石早化成灰，而掌中這方染過正氣的小石頭，倒真要伴我走遠路了。

蟬的種類頗多，叫聲也各異。最常見的是那種灰褐色的小蟬，它的叫聲最為單調，只是「知——了——知——了」地重複，卻最是響亮持久。另有一種體形略大的黑蟬，叫聲短促，像是「吱——喳」，倒像是誰在磨刀。

蟬鳴最盛時，整座城市都浸在這聲音裡。走在街上，兩旁的樹上像是掛滿了會叫的小鈴鐺。有時走著走著，忽見一隻蟬從樹上跌落，在地上撲騰幾下翅膀，又「吱」的一聲飛走了，倒像是跟人開了個玩笑。

兒時在鄉下，夏日裡最大的樂事便是捕蟬。幾個孩子湊在一起，用竹竿和麵筋做成簡單的工具。

捕蟬時須得躡手躡腳，屏住呼吸。蟬這小東西機警得很，稍有動靜便「吱」的一聲飛走了。有時明明看見它趴在樹幹上，正待下手，它卻像是背後長了眼睛似的，倏地就不見了。得手的時刻最是歡喜，看那小小的蟲子被困在麵筋上，翅膀撲棱棱地掙扎，發出急促的叫聲。我們會把它裝進事先準備好的竹籠裡，餵它新鮮的樹汁。奇怪的是，籠中的蟬往往活不過三日，任你如何照料，它總是不吃不喝，

最後靜靜地死去。後來大些了才明白，蟬的一生本就短暫，能在枝頭放聲高歌的日子不過月餘，何苦再剝奪它這點自由。

蟬的一生，十之八九是在地下度過的。幼蟲蟄伏土中，吸食樹根汁液，少則三年，多則十七年，方得破土而出。雨後常見地上有許多小洞，拇指粗細，邊緣整齊，那便是蟬的出口。幼蟲在夜間鑽出，爬上樹幹，背部裂開一道縫，成蟲便從中掙脫出來。初生的蟬通體嫩綠，翅膀皺縮如紙，須得晾上一夜才能舒展。次日清晨，它便成了我們熟悉的樣子，開始了它短暫的歌唱生涯。

最妙的是雨後初晴時的蟬鳴。雨水洗過的空氣格外清新，樹葉綠得發亮。蟬們像是憋悶了許久，一下子全都冒了出來，叫聲比平日更加歡快。

這時若漫步，常能看見幾個老人坐在門墩上乘涼，手裡的蒲扇輕輕搖著，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陳年舊事。蟬聲在他們頭頂盤旋，卻並不打擾這份寧靜，反倒添了幾分生氣。

窗外的蟬聲依舊，我忽然想起小時候讀過的一句詩：「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蟬如此，人亦如此。

文藝副刊

海韻

美文共欣賞<下>

鍾藝

閱完《東南亞華文文學（菲律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林明賢女士的《一方水土，一方風情》，不禁拍案叫「絕」！

怎麼個「絕」法呢？

清朝的梁啟超先生在其宏著《飲冰室文集》中說：「文中最要令人一望而知其宗旨之所在，才易于動人。」、「作文時最好將要點起首提出。」

我們不難發現林明賢女士在開篇第一段就清楚、明白地闡明文章的宗旨，她說：「菲律賓華文文學是東南亞華文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受自然環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菲律賓華文文學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有別於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文文學，有其自身的特色。筆者擬從語言方面入手，結合具體的文本，分析菲華文學的獨特性。」

這段「開場白」猶如爆竹驟響，立即把讀者的注意力吸引住。

何況，文章還有一個充滿詩意的大標題——《一方水土，一方風情》。清朝的著名詩人鄭板橋先生說：「作詩非難，命題為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筆五書》）。雖然鄭板橋說的是寫詩，賦文何嘗不是如此？

語言是文章的第一要素，沒有語言，不論多麼深刻的主要，多麼動人的材料，多麼精妙的結構，多麼高明的藝術表現手法，統統是裝在作者頭腦裡看不見，尋不著，摸不到的東西。

林明賢女士選擇從語言入手來談論菲華文學，毫無疑問是個「明智之舉」。

菲律賓語因歷史的關係，它是個「混血兒」，包括了西班牙文、英語、馬來語、地區方言和華語（閩南語），五者合一——西班牙語、英語、大家樂語曾被定為官方語言。

在菲華族群中，身份有三，即：華僑、菲籍華人、華裔。祖籍中國閩南者居多，佔百份之八十以上，其次是廣東籍，大陸其他省籍的移民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大量經香港或直接湧入。

由之，菲華文學的書寫，以閩南語和「普通話」為主，也有個別作者如已故的林英輝先生喜歡閩、粵語雙用，極具地緣特色。

說到這裡，我突生一個奇怪的問題：據中國的古代神話傳《山海經》上記載：女媧造人，倉頡造字。那麼，是誰把中華民族弄成五十六個民族、相互之間說著不同的地方語言的呢？

《聖經》舊約的《創世紀》第十一章裡有一段關於「貝伯爾塔（THE TOWER OF BABEL）」的故事：「亞當和他的子孫本來是說一種語言的。後來他們往東方遷移了一個叫「希納（SHINAR）」的地方，發現一片平原。他們決定在那兒定居，並且打算燒磚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能通天，上帝看到這種情景就說：「看呐，他們是一種人，說的是一種語言，如今干起這等事來，將來他們想干甚麼都管不了了。」於是，上帝下凡把他們的語言搞亂，使他們彼此都聽不懂，而且把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這座塔叫做貝伯爾塔。後來，把貝伯爾塔當作叛亂的代名詞。」

其次，是文章首尾相應，結構巧妙。林明賢女士說：「菲律賓華文文學語言具有漢語本身所固有的民族特色，與此同時，……又使得菲華文學語言具有鮮明的菲律賓色彩。正是這種『像土特產一樣的腔調』使菲華文學增添了地域的韵味和語言的張力，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語言風貌。」

這段「結束語」，判斷準確，如截奔馬，如蒼龍顧尾。

第三個「亮點」，在於文中舉例，精挑細選，評論中肯，尤其在關鍵處添上一、二句或數句精妙的話，使整篇作品顯得格外有神。

日常生活，畫人畫龍畫虎都有「點睛」之說，同理，為文賦詩也要點睛。

美文共賞。以上言論，純屬筆者個人一家之說，企盼林明賢女士和諸位讀者勿見笑。

錢江週二召會

菲律賓錢江聯合會訊：本會訂於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星期二）晚七時，在本會三樓禮堂召開第九十八連九十九屆理事會第四次會議，討論有關會務，屆時務希各常務顧問、諮詢委員、全體理事、青年組成員撥冗踴躍出席，同商共策，以利會務進展。

隨西總會鼓勵本族族青 參加宗聯優秀青年表揚

菲律賓隨西李氏宗親總會訊：菲律賓各宗親會聯合會為鼓勵各宗親會青年勤奮向學，積極進取，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之才，函請本總會推薦本族傑出族生報名參加接受表揚。凡本會族青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於二〇二四年至二〇二五年學年度在菲律賓各大學府畢業，榮獲SUMMA CUM LAUDE, MAGNA CUM LAUDE及CUM LAUDE最高榮譽或二〇二四年至二〇二五年參加菲政府會考獲得第一至第十名者，無品行不良記錄者，均可報名參加。

本總會呼籲本族青年凡符合上述條件者，請攜帶獲榮譽證書。繳交一張正面半身照片（護照用大小11/2X2），敬請到本總會領取推薦表格填寫，再由本總會印章與理事長或副理事長簽蓋推薦，即日起開始接受申請，截止日期：8月18日。本總會地址：1039 BENAVIDEZ ST. 5th FLOOR或電話：82448192/FAX: 82448154查詢。

宗聯表揚菲華優秀青年 許氏宗親總會響應配合

菲律賓許氏宗親總會訊：菲律賓各宗親會聯合會為鼓勵各宗親會青年努力向學，以期將來學以致用，服務國家社會，決定表揚各宗親會品德兼優的優秀族生。函請本會推薦本族優秀族生報名參加接受表揚。

茲附宗聯本年度，亦即第廿五屆表揚菲華優秀青年簡章如下：

一、必須為宗聯各會員單位之宗親。

二、必須獲得所屬宗親會推薦。

三、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

四、必須於2024-2025學年度在菲律賓大學畢業，獲SUMMA CUM LAUDE、MAGNA CUM LAUDE、CUM LAUDE或2024-2025年度參加菲政府會考獲第一至第十名者。

五、能講流利的華語或中國方言。

六、無不良品行記錄。

七、推薦辦法：

綠肥紅瘦是初夏

俞俊

若將四時比作生命之歌，那麼初夏便是那樂章進入深邃中板的時刻。它不像春日的高音部，有著排山倒海的花開；也非盛夏的強音符，奏鳴著激越的蟬嘶和驟雨。

初夏是沉靜的，是力量內斂的，而「綠肥紅瘦」這四字，恰是這段樂章最妙的註腳，它不是春的絕唱，而是夏的序曲，是大地上最直觀的節氣密碼。

此時的「綠」，不是嫩芽初綻的鵝黃，也不是淺草鋪地的翠綠，而是肥碩、臃腫、帶著重量感的色彩。抬眼望去，法桐巨大的掌狀葉片被飽蘸的綠暈開，層層疊疊，將天空分割成不規則的碎片。

陽光穿過厚重的葉幕，灑在地上，投下沉甸甸的陰影。楊柳的枝條被纏繞性葉片壓彎了腰，失去了輕盈的垂拂姿態，變得凝滯而厚實，彷彿綠色的瀑布在半空中被施了定身法。路邊的灌木叢像得到了某種指令，突然間就野蠻生長起來，綠色的枝葉糾纏在一起，密不透風，風吹過時，只能激起一陣低沉的沙沙聲。草地迅速拔高，綠得油亮，濃密得能夠藏匿一切地表的秘密，你甚至能聽見蟲豸在其中窸窣爬行的微響。

而此刻的「紅」，便顯得「瘦」了。那些曾鋪滿山坡、燃燒過視線的桃花、櫻花、海棠，已然悄然退場，只留下滿樹的綠葉，孕育著青澀的果實，將未來的甜蜜藏匿在深處。月季仍在努力綻放，但不再是成片的繁華，每一朵都像耗盡了全力，顏色濃郁得近乎悲壯，孤傲地在磅礴的綠意中掙扎著顯露存在。薔薇的花期也已近尾聲，粉白色的花串不再綿延如瀑，只剩下零星的、顯得有些疲憊的小花掛在枝頭，與瘋長的綠葉玩著最後的捉迷藏。唯有石榴花，如同夏日提前派來的使者，在濃密的綠葉間點燃一簇簇小小的火焰，每一朵都像被綠色海洋襯托得格外耀眼，那是一種孤立的、精煉的紅，以一種點綴的、聚焦的方式存在。

初夏的風是溫熱的，裹挾著泥土芬芳和萬物生長的氣息，吹動那「肥」綠翻滾，露出葉片背面淺淡的顏色。季節的肌理，在此時如此分明，綠是主體，是力量，是萬物蓬勃生長完成初階段的證詞；而紅是餘韻，是點綴，是前一個高潮留下的迴響，也是下一個篇章閃現的預兆。

行走在初夏的光影裡，感受那撲面而來的、帶著濕意的熱烈綠意，和其間偶爾闖入視線的、瘦弱卻奪目的紅。這是一種飽滿而安詳的風景，一種充滿生命力的沉澱。綠肥紅瘦，是初夏寫在大地上的詩行，不喧囂，自有萬鈞之力，成為這個季節獨有的、令人驚奇的審美。

1、由所屬宗親會填表並具函推薦，須有宗親會印章與理事長或副理事長簽蓋。

2、繳交證明其所獲榮譽的證書影印件。

3、繳交正面半身照片一張（護照用大小1 1/2" x 2"），亦可直接傳郵件（email）至宗聯並寫明姓名及所屬宗親會。

八、表揚辦法：

1、由宗聯頒贈表揚狀（所有得獎者皆有）。

2、由宗聯頒贈表揚金（不包括CUM LAUDE）。

九、接受推薦日期：自即日起至八月三十日（星期六）截止。

十、表揚時間：十月十九日（星期日）上午九時。表揚地點：宗聯四樓大禮堂。

本會呼籲凡符合以上所規定條件之族青，請攜帶證明所榮獲榮譽的證書，提前到本會會所領取推薦表格填寫。

本會地址：1146 NARRA ST., TONDO MANILA。電話：

8252-0791, 8252-0786, 傳真：8252-7829。